



南北秋韵入怀来

■李洋江

终于摆脱了盛夏酷暑的煎熬，能够享受清凉的慰藉，可以呼吸到带有桂花香味的清新空气了。深夜，我听见了秋虫的低吟。它们仿佛在向我报告一个信息：秋天，正迈着节奏感强烈的步伐稳健地走来。

近年来，我对秋天情有独钟。盼秋、吟秋、体味秋韵的韵味，享受秋的凉爽、秋的肃杀，还有秋的深邃，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一首《秋词》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秋天的欣赏之情，展现了他奋发进取的豪情和豁达乐观的情怀，我当然是十分喜欢的。

我知道刘禹锡写的是北方的秋景，显得辽阔而又豪迈。在我的感觉之中，南方的秋韵妩媚而又缠绵。拿宁波来说，尽管已经到了秋季，仍是西风扫不落黄花，薄霜润不尽绿叶。南方的秋韵就像淡妆的徐娘，雍容华贵，令人沉醉。而北方的秋，带着阳刚、带着威严，它跨江越河、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我曾在皖北的军营里，领教过它的力量，看到过它带一阵风来，用它的巨掌，把营区里所有的梧桐叶子打落在地，让人不得不敬畏它的神勇。

我也常常这样想，如果以文学来比喻南北秋韵，那么，南方的秋韵是柳永的婉约词，带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那样感怀的情调；而北方的秋韵则是苏东坡的豪放曲，是关西大汉用黄钟大吕秦腔狂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振聋发聩的绝唱。

再换一个角度来个也许是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在我的心中，南方的秋韵是雅士，是社交场上八面玲珑的清客。而北方的秋韵是勇士，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侠客。

我甚至这样想，其实，人生是由秋韵来左右的。是南方的秋韵决定了南方多文人墨客，多长亭短亭的故事；亦是北方的秋韵决定了北方多英雄豪士，多慷慨与悲歌的传说。

作为一个南方人，多少年来，我一直享受着南方秋韵的温情，像绍兴黄酒那样的滋润绵长，像吴侬软语那样的温情细腻。但从骨子里，我似乎更喜欢并渴望北方秋韵那样的肃杀恢弘，那样的直面现实，那样的深邃严峻。

所以，此时此刻，我特别能够理解欧阳修在《秋声赋》里对秋的定位，“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物过盛而当杀”。作者深切地感悟到：从自然界来看，天地万物，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由盛转衰的过程。人与此同，故有对生命将息的悲叹与伤感。正是这一点，引起我内心强烈的共鸣和认同：是的，秋天使人冷静，秋天使人深沉，秋天使人变得睿智，秋天让人学会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

于是，我渴望着那硬气的秋韵在我的心中驻定，一年又一年。渴望着那凉爽的秋风，那深邃的天空，那高悬的艳阳，那疏淡的残月，那浅浅的小溪中露出水底的乱石，那已干枯了但仍挂在枝上的野果。这样的时刻，我不要落英坠露，朝花夕拾；只求天高云淡，北雁南飞。

你想啊，萧瑟秋风，人间又换，能撩动多少情怀？战地黄花，红霞万朵，能淡洒多少豪迈？假如有谁真想把天国造在人间，那么，秋韵应该是最好的设计，因为这里有适度的温凉，可扫清酷暑的骄横淫奢；这里有相宜的浓淡，可除尽春日的乱花迷眼。生活在这里尽现它的本色。盈盈秋水，可传递切切真情。朗朗秋风，能扫除重重虚伪。

所以，在秋天的双脚刚刚迈进季节的大门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迎接它的到来，并且想伴随它走进季节的深处，我已渴望着来个天凉好个秋，想听听阶前梧叶的秋声了。

本版摄影 水贵仙

乘着歌声的翅膀

■喻语

“乘着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到那恒河的岸旁，最美丽的好地方……”这首门德尔松为海涅的诗谱写的歌曲，我非常喜欢，一得空闲就会哼唱几句。细细想来，我和许多伙伴一样，是伴随着歌声长大的，歌声中有太多的美好。

五六岁光景时，家里的红灯牌收音机是我的声乐老师，但凡有客人来，大人们都会让我唱上一曲，把我当成了“小明星”，尽管对“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唱段的意思还懵懵懂懂，内心却种下了歌唱的种子。

20世纪70年代初我上小学，最喜欢的歌曲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火车向着韶山跑》。有一天，收音机里传来好听的旋律“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回家探亲的对门邻居杭姐姐听到了，拿着一本《战地新歌》，叫着“是男高音李双江”。她很兴奋，“你看！你看！这儿有这首歌，《北京颂歌》，太好听了！我们可以学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么抒情细腻、庄重亲切的歌曲旋律，我俩像捡到宝似的，捧着歌本开始学唱，很快就学会了。我的脑海里闪出一个画面，晴空万里的北京，灿烂的朝霞洒落在天安门城楼，那是语文课本上的插图……我心想，能去北京，看天安门就好了。这一心愿，十多年后到北京参加全国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经验交流会终于得以实现。

妈妈会唱的一些老歌，像《洪湖水浪打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我也慢慢跟着学会了。她叮嘱我，《洪湖水浪打浪》是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选曲，韩英是剧中主人公，和刘胡兰一样的女英雄。这些歌你可以和杭姐姐唱，外面不要去唱。杭姐姐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有一段时间是部队文艺团员，也是我的偶像。小时候经常跟着她偷偷用她家留声机放老唱片听，印象中有苏联歌曲《山楂树》和《小路》等。我还小，不知歌曲表达爱情，只觉得很优美。杭姐姐说，不能告诉别人听了这些歌。我似懂非懂使劲点头。

我的中学时代，是国家社会经济各方面逐步变革和发展时期，文化艺术界全面复苏，出现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小时候和杭姐姐一起唱的那些歌，可以正大光明地唱了。曾几何时，收音机里开始播放《每周乐歌》节目，它成了我的业余声乐课。我准备了几本大的笔记本，用来记录歌词和演唱者。第一遍听，把歌词记在废纸上。重播时，校对补缺，完成后再抄到笔记本上，这样至少积累了不下4大本。楼下邻居杭姐姐也喜欢唱歌，有和我同样的歌本。小妹妹们羡慕不已。我因此学会了很多歌曲，知道了许多歌唱演员的名字，如下小贞唱《泉水叮咚响》、朱逢博唱《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等。几次搬家，歌本不见了，真是遗憾。

从《祝酒歌》《乡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和我的伙伴们在欢欣鼓舞中放声歌唱，享受青春的美好，憧憬时代带给我们的希望。参加工作后，单位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我经常参与其中，到后来的策划组织。之后，工作几经变动，业余时间越来越少，我只能忍痛割爱，暂时放下文艺爱好，但音乐的种子已植入心底，一遇春雨，便会滋长。

学校常有文艺活动。有次接到任务，一是参加年级大合唱排练，曲目有《在太行山上》。二是与一男同学合作，二重唱《松花江上》。刚开始排练时，同学们都嘻嘻哈哈，推来打去，不太认真。给我们排练的是语文老师，瘦高个，讲一口标准普通话，朗诵、快板、唱歌样样来，十足的文艺青年。他还有个特点，走路时会扭腰。几个调皮的男同学跟在后面模仿他，经常引发哄堂大笑。有同学背地里说：老师的普通话是完全按拼音来的，北京人也比不了，就是走路太那个了……于是又引来一阵哄笑。

看着同学们排练时嬉皮笑脸的样子，老师也不着急。他给我们讲故事，讲歌曲的创作背景，讲沈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以至于排练《在太行山上》时越唱越有激情，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幅抗日英雄画卷，我也体验到多声部合唱的魅力。临演出前几天，学校通知我参加全市“三好学生”代表大会，二重唱由英语同学顶上。就这样，我错过了在“天然舞台”演唱的机会，心存遗憾。四十多年后，偶遇搭档二重唱的男同学，他已是宁波一所大学的教授，因在宁波电视台《讲大道》栏目客串，成了电视明星。我们感慨时光如梭，并调侃要找机会重新来个《松花江上》。

那年暑假，杭姐姐的弟弟——军哥哥退伍回家等待安置，其间被借调《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看中，饰演剧中的美国记者，他的一个战友在市工人文化宫所排的话剧《于无声处》中担任角色。那段时间，军哥哥进进出出的都是宁波有名的专业或业余演员，隔三岔五唱上半天，那个热闹可想而知。听到军哥哥唱起“小小竹排江中游，一名甬剧女演员唱起“夜半三更盼天明”，在做作业的我就走神，心绪随着隔壁的歌声放飞了。

电影《英雄儿女》重映后，我开始唱《英雄赞歌》，每到合唱部分，对门军哥哥就默契跟上，一唱就停不下来。有一回听到他妈妈喊起来，哎呀，两个小祖宗快别唱了，嗓子坏掉了。我和军哥哥跑到走廊里笑着互扮鬼脸。军哥哥的妈妈打趣我，丫头小黑脸，浓眉大眼，两条小辫子，挺像电影里的王芳。我听了暗自得意，对着镜子一阵臭美，再看画报上刘尚娴饰演王芳的剧照，左看看右看看，怎么越看越不像啊。

卡式录音机出现了，流行歌曲风靡一时。一些时髦的青年，戴着墨镜，手拎三洋牌录音机放着“靡靡之音”，招摇过市。当军哥哥的战友拎着录音机，随着《月亮代表我的心》走进我们院子时，姑娘小伙子们不约而同推开窗户向外张望，有的还走出家门，看着那个拎录音机的身影走过台阶，消失在细长长长的连廊。当“轻轻的一个吻”随风飘来，每个姑娘的脸上都泛起了红晕，几个顽皮的小伙子开始起哄，尖叫声、口哨声响成一片。

从《祝酒歌》《乡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和我的伙伴们在欢欣鼓舞中放声歌唱，享受青春的美好，憧憬时代带给我们的希望。参加工作后，单位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我经常参与其中，到后来的策划组织。之后，工作几经变动，业余时间越来越少，我只能忍痛割爱，暂时放下文艺爱好，但音乐的种子已植入心底，一遇春雨，便会滋长。



人闲，桂花落（外二首）

■颜翔

星星点点的黄
随着一缕清香
落在秋风过山坡
这个时候，草披白霜
想起那个阳光丰盈的日子
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这个年纪，人闲
人闲，看到桂花落下来
身边已没有了月光的朗照
只见一张张略显憔悴的脸
被飞鸟带向拥挤的人流

远处，苍黛的群山
一条银色的山涧
依然独自在黄菊里奔流
一颗不甘寂寞的心
在落叶纷飞的时刻
开始滋生白发和深秋

人闲，这个年纪
看到桂花落下来
眼泪就盈满了沧桑的脸
昔日的春山就这样空空荡荡
只剩下一片月夜的静

无人之境

山路被时光唤醒
一场风起，无数花开
在一个雨后的早晨
我与山的清秀相遇
我与水的清幽相遇
一幅画在我的眼里清静
失去了内心该有的清静

退隐与忍耐就是如此么
当我接纳了自己的平庸
我向往一个无人之境
周围早已没有了轻重与缓急
只有目光如一枚银针
扎破山野与传说累积的宁静
一步步伤着季节之痛

谁的欢喜修剪着生命的方向
春风像少年正扑面而来
沿着一本书的足迹
跨越久远的深谷幽香
飞翔曾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充满鸟鸣的天空总是这么湛蓝
沉默的源头已无从追溯
善良根本没有初始的密码
大山的回答就是一个谜的回声
无法还原出一条溪流的真相

无人之境的时刻
就像根深扎进泥土
越黑越深越枝繁叶茂
掠过所谓的大音希声
远山上闪耀的一道彩虹
仿佛是我对你最后的印象
就像最初我的脚步停在这里
眼前一条奔流飞泻的山溪
洗涤着我过往的伤悲
带走了我的每一次凝视

风吹稻浪

流逝的时光
闪烁着乡野的芬芳
在一棵棵树下流淌
那是历经风雨的守望么
多少个日出日落间的跋涉
惊喜的目光如此饱满高远

抱紧内心的执念
出发与抵达被重新定义
缠绕的藤蔓是曾经的心事
在鸟语说不清的花香中
影子轻得像风吹稻浪
迷醉了云卷云舒的淡泊
当汗水漫溢过额头的光亮
脚步无法测出一条田埂的朴实
只有耕耘过后的一声声鸟鸣
让丰收之夜格外的温暖与明亮
瓜熟蒂落之时
所有的丰盈溢满村庄的欢喜
所有的真诚接近大地的深厚

雨中观瀑

■林华辉

无数次探访雁苍山，九龙瀑也没少去，雨中观瀑，却是第一回。

天空中飘着微雨，轻轻地，悄悄地，雨丝很细密，很绵软，有些像春天时飘浮的柳絮。

一行人，车至雁苍山入口的山下刘村，右拐，再行千余米至“雁苍山”牌坊处，停下，眼前豁然开朗。冬日的草木没有春时的葱茏，夏时的浓郁，秋时的多彩，有的是一种别样的简约之气。“删繁就简三秋树”，凤栖桥头的两棵古树，繁华落尽只以苍虬示人，给人一种风骨铮铮的沧桑感。凤栖桥是一座单孔石拱古桥，横跨九龙清溪。桥下是溪水潺潺，清澈晶莹。

古桥，古树，清溪，相得益彰，是拍照的绝佳之地。文友们兴致勃勃，收了伞，略整衣冠，分行沿台阶站至古桥两侧，留下了第一张集体照。“我在雁苍山遇见你”“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桥头立着一块蓝白相间的指示牌，细品文字，颇有趣味。

过凤栖桥，循着九龙溪源头处，依着山道漫步而上，山色空蒙，微雨如烟，若隐若现。冬日的山林有些寂寥。叶片凋落，徒留下灰黑色的秃树枝丫，迷蒙中有着淡淡的水墨韵味；常绿的阔叶树却依然叶大绿浓，在细雨的涤荡中愈加清新，涌动着生命的活力，心底不由得生出“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山底见青山”的欣喜来。

九龙飞瀑就深藏在这山谷中。因周边的九条山岗似苍龙环抱珠山，人谓之“九龙戏珠”，珠山四周涧水长流，此涧水便称为“九龙飞瀑”了。

九龙飞瀑因雨水而从悬崖飞挂，似一道白练倒挂，又似一席白纱轻垂，为珠山增添几分妩媚。瀑布下面是澄澈的潭水。潭潭两边绿树荫蔽，修竹相映，竹林间的凉亭上书“雁竹亭”三个大字，亭柱上刻有“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的对联。清风拂来，涧瀑飞声，潭底云雾蒸腾，很有一番蓬莱仙境的风味。

时间，仿佛静止。
雨淅淅沥沥，不大也不小，不紧也不慢。谷底观瀑，青峰葱茏，树色苍翠，山石间薄雾缥缈，恰似走进一幅烟雨迷蒙的水墨画卷。驻足瀑底一方大青石上，任瀑布在身畔飞溅，抬头看一道水晶帘倾泻而下，珠珠溅玉，烟雨弥漫飘洒在半空中，带来一身清凉。

就这样，倾听欢腾的流水声，静静地听着，慢慢地感受着，只觉得身体渐渐轻盈起来，仿佛自己已融入这瀑布雨雾之中，与飞瀑一起奔泻，与雨雾一起升腾。“举头咫尺疑天汉，星斗分明在身畔”，闭上眼睛，轻盈空灵，仿佛看到浩瀚的夜空，月静风闲，星汉灿烂；轻盈鼻翼，空气清冽，犹如漫步绿色的旷野，微风微雨，草木芬芳。

侧耳倾听，流水潺潺，好似置身音乐大厅间，大弦嘈嘈，小弦切切。
雨渐渐停了，雾也渐渐散去，一缕清风涤荡着肺腑。

选一个冬日的清晨，赏一道飞练，观一泓流水，听一弦丝竹之音。雨中观瀑，别有一番情趣。



笔谭
刊头书法·方向前